



援藏
记事 ⑥

一起过望果节

□三皮

7月下旬的一天,我轮休,次日罗布(我嫌麻烦,习惯叫他次罗)说,波哥,去我家吧,带你去过望果节。望果节?这是什么节?次罗说,这是我们山南地区农民庆祝丰收的一个节日,拉萨、日喀则也有,但没我们这里热闹。望果节每年的时间不固定,一般在麦子开镰收割前的两三天举行。藏语“望”指农日,“果”即转圈的意思,望果节就是“在田地边上转圈的日子”。哈,我觉得好有意思,丰收在望,在田边转着圈,骑马喝酒,想想都幸福。次罗的家就在甲竹林村,离机场五分钟的车程,同行的还有唐哥。

我们到村里跑马场的时候,望果节仪式已开始了。一支队伍在田间缓慢地行进,打头的是两个少女装扮的拉姆(仙女),跟着是七八个喇嘛和老人,再后面是穿着节日盛装的村民。聚集在跑马场的男女老少,许多人背上都背着用各色布块包裹的箱子,箱子上搭着洁白的哈达,每个人手中还拿着用彩色哈达编制的东西。他们用藏语互相交流,黝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。望果节是个古老的节日,相传公元五世纪就有,表达的是对众神的感恩。

转完田之后,是好玩的骑马大赛。十几个年轻的男子,穿着彩色藏袍,头戴流苏帽,骑在精心装饰过的骏马上,从半山坡上冲下来,马蹄扬起一路的尘土。下到跑马场的途中有俯身拾哈达、马上站立等各种展示骑术的惊险表演,跑马场里设置了箭靶,骑手们跑进场时再来个马上射箭表演。一身华丽藏服的姑娘们纷纷为心中的骑士喝彩。

当然,更有意思的是过林卡,就是我们汉人说的野餐活动。我这才明白他们背上的箱子里原来是各种藏式吃食。次罗的妈妈事先做了很多食物,黄蘑菇、风干肉、灌肠、酸萝卜、卡赛、糌粑,当然还有青稞酒。跑马场周围空旷的地方搭起了一个个简易帐篷。次罗家除了族里的老老小小,还邀请了几个外地的亲朋好友,大家团团围坐,长辈客人坐在中间。谁家有特别的菜,主人会端着那个菜挨个送到面前,恭敬地邀请分享。次罗妈妈做的黄蘑菇令我胃口大开。次罗说黄蘑菇又叫金蘑菇,是高原地区特有的一种菌类,据说营养价值很高。他妈妈把黄蘑菇切得细细的,腌渍一下,拌上藏式调料,非常鲜美。我领教过拉萨酸奶的酸,但次罗妈妈特别为我在酸奶上加了葡萄干和蜂蜜后,我尝到了先前没发现的醇香。

晚上,是年轻人最期待的节目。我们和隔壁帐篷的藏民一起点燃了一堆篝火。有两个是白天的骑手,率先挥着长袖的藏服跳起了舞。然后大家纷纷加入,拉手成圈,舞蹈动作倒是简单,跨腿、挥袖,队伍顺时针旋转着,圆圈时大时小。一边跳,一边有男女对唱。起先我和唐哥还扭扭捏捏,次罗把我们拽进了队伍中。他说,这叫锅庄舞。不会跳也没事,跟着节奏摇摆吧。来自城市的我们穿着T恤牛仔裤,在盛装的队伍里如此别扭。但是我许久不曾这样开心地大笑了。我见过村民们收割青稞的情景:男男女女一溜儿排开,一边说笑一边干活。劳动、娱乐对他们来说都是如此欢乐。篝火渐熄,估计也累了,大家渐渐散去,回家休息。

我、唐哥、次罗喝着酒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头上的星空璀璨,旁边的麦地散发着成熟的芳香。风穿过空旷的夜,拂过金色的麦穗,拂过我。次罗家的青稞酒清冽淳朴,口感绵长,好像可以喝到天亮的样子。有时突然就沉默了,我们静静地望着天空,倾听四野。想起一句话“拥有的越多,离神明的距离越远”。来到西藏后,生活变得非常简单,上班干活,休息打球,不用每天纠结于烧什么菜,也没有很多无聊的酒局;拉萨的空气很洁净,无邪的蓝天让人的心慢慢地静下来;与藏族同胞相处久了,也越来越喜欢他们,他们对生活热烈奔放,对人热情纯朴。我觉得这样简单的人生挺好,欲望少了,心灵才会轻舞飞扬。

求医记



旅法
漫笔

□碧水

读过龙应台先生的《咏儿和慧儿》后,时常会想象文中的情景描写,比如咏儿的微笑、轻声细语和害羞,又比如慧儿的轻手轻脚。咏儿与慧儿是香港一牙科医院的挂号护士与医生。去年冬天,在法国陪儿子去主治大夫诊所求医,仿佛遇见龙先生笔下的咏儿与慧儿。

那是一个私人诊所,离我们的住所门牌相距10余号。诊所没有像咏儿一样的护士,亦不是慧儿样的女医生。医生是个男医生,不过,这位法国男医生有像咏儿那般的微笑,亦像慧儿似的轻手轻脚。他举起兰花指状的右手,像捉田螺一样,缓慢接近病人的膝盖,轻轻地触按一下,轻声地问一句。家乡有“怕痛怕痒做不了外科医生”之说,而这位男医生的表情抑或动作,似乎皆怕痛痒,是生怕弄疼病人的那种疼痒,还有是他的眼睛不曾离开病人的脸,哪怕是随手检查时,眼睛也是在观察病人的表情,仿佛是一种神交,是一种医生与病人的心灵交流吧?回到问诊室,法国男医生打开第二台电脑,显示一张膝盖的彩图,像慧儿一样解释病因,之后一番医嘱,比如不做运动员般的剧烈运动,但不影响走路。开处方时,指点我们找一家大药房,药会比较齐全。离开前,又说如果三天后还疼痛的话,再进一步诊治。一般明天会无碍。接着是告别与

送迎。法国医生送我们出门,迎接下一位求医者。走出诊所大门的瞬间,我回眸环顾,只见这位法国医生领着一位法国老太走向问诊室的背影。求医的私人诊所其实是一套三室带一卫生间的民居,类似家乡列入棚户区改造的高塘新村那种有走廊的房型——201室,连房的标号亦与家乡相同。

不知是咏儿与慧儿的缘故,还是法国男医生的缘故,陪同求医后,我竟猜念(宁波方言,意为祈盼)生病,像儿时盼生病那样。当然,此不为吃馄饨抑或肉包,实是想体验求医当病人的滋味。

多么幼稚的想法!幼稚的猜念在翌年初春得以灵验。喉痛、鼻塞、发烧,吃一粒从家里带来的退烧药,体温计的指针岿然不动;喝开水,喝果汁,擦酒精棉降温,折腾了到天亮,仍有38度之烧。

看来硬挺还是挺不过。让儿子预约求医。约定时间是16点,约莫候诊10余分钟,一个穿花衬衫的法国男子走进候诊室,是给儿子看膝盖的同一位医生。

跟随他走进问诊室。法国医生慢声细语让我们坐下,耐心地倾听我的陈述。其实他不能听懂我的语言,但他的视线不曾离开。听完我的话,问是否采取哪些措施。当看到我吃的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(我一直误为退烧药)药盒时,他的脸掠过一丝吃

惊,是不解的那种表情,问是否患尿路感染?我连连摇头,说“No”否定。法国医生亦摇头,说:“不能吃这药。”他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,带我去隔壁诊疗室。

可能是语言障碍的缘故,法国医生边说边做手势。当举起听诊器时,他张口示意我须大口呼吸。随着我的一呼一吸,他的听筒在我的后背与前胸移动两次后,诊断是病毒性的支气管炎。诊断过程没有胸透,没有验血。我亦不知这家诊所是否有这种设备。

再次坐在穿花衬衫的医生面前,他询问了诸多问题,比如慢性病史与过敏史,尤其是对药物的过敏;比如是否动过手术,除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外,凡与医院医疗有关的事几乎问遍。系列之问,皆在处方前。开好药方,他又将另一台电脑屏幕转向我。屏幕显示的是法中文对翻,原是扑热息痛。这时,医桌的电铃响了一下。法国医生没理睬这铃声,继续说他的话——他说我的症状星期一(即三天后)会缓解些。稍后,又说病因,还提醒咳嗽时最好这样做。边说边挽起胳膊,是一个胳膊捂住口的肢体动作,是否防止影响他人呢?继而做的是洗手动作。勤洗手,这不是与家乡的病从口入同出一辙吗?

一个动作于他人,一个动作于自己,此乃法国医生的医嘱。这次求医花费23欧,药片按处方去药店另买。



总第 6187 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幸福



叶有所思

□叶蓉

小朋友每次考完带成绩回家,一般都会顺带地把比他更差的小朋友的成绩通报一下。他告诉了我们某某更低的分数,我们都会批评他,你就知道和比你差的人比,你怎么不和更好的人去比一比呢?但其实,我们都从那个更低的分数里得到了安慰。

我们常说:幸福是比较级的。低头一看,原来自己在山腰上,底下还密密麻麻站满了人,瞬间就有了原来我也还不错的满足感。长辈们每次在我们欲求不满时也会说:你已经很幸福啦,你去看看谁谁谁,人家比你可怜多了。于是,没有鞋的可

怜没有脚的,大家找到慰藉,这也是一种知足。

可是假如,小朋友的成绩是最差的那个,他后面没有人了,那怎么办?身边若都是香车宝马,富贵人家,即使你衣食无忧,可你就是当中最寒酸的一员,那又怎么办?任何一个团体里总有最后一名,其他人纷纷通过他找到安慰,他要如何自处?有时,那个人恰恰是你。

若幸福感来源于比较,你的幸福是很难安稳的。从前那个成绩不如你的同学忽然今天以成功人士的身份造访了你,你会很沮丧;从前婚姻不幸福的朋友终于找到了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还多金的真爱,你会很不忿;隔壁邻居家孩子的琴声透

过窗子传来,一日比一日有进步,大有赶超之势,你会很惶恐。等着别人的不幸来做你幸福的垫脚石,一旦一脚踏空,就是万丈深渊。

所以幸福不是来自于比较。一旦你开始比较,就充满无数好胜心。你赢了这一场,别开心太早,还有下一场。你输了,就更难快乐。你以为和差的人比一比你就会高兴,其实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用比。在交通拥挤的马路上,谁的车再好,能飞过去?

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,无关他人。别人的不幸不是你知足的源泉,别人的幸运也不是你痛苦的深渊。你的幸福感,自己有,才是最大的财富。